

编者按：红色资源是一座精神的富矿，红色文化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再现。当年，“要当红军不怕死”的理念已经镌刻在三湘大地上，成为一种时代的浪潮。当年红军的故事没有走远，红军舍生取义、保家卫国、强国富民的最强音，奏出了新时代团结奋进、自强不息的悠扬乐章。

趴壕

□谷俊德

桑植茅坪村有一句民谣：“杨云清，高又高，为三支枪，趴两年壕。腿瘫了，差点连老命都丢掉……”这句民谣说的是当年红军杨云清趴壕的艰难历程。

杨云清是茅坪苦竹溪人。贺胡子带陈培荫来茅坪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时，杨云清当了红军，任游击队大队长。1933年连队政委陈培荫从茅坪撤退，为了保留革命种子，部队交给杨云清三支汉阳造。陈培荫说：“云清啊，你是茅坪人，是个好战士。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是命根子。你一定要把枪保住。再说，枪在人在，人死枪亡。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啊！”

从陈培荫手中接过三支革命的枪，杨云清就感到危险一步步地逼近自己。

夜晚，杨云清背着三支枪告别妻儿，就朝村里向安培、余光栋家走去。

杨云清说：“现在给你们每人一支枪，这是红军的命令！”余光栋和向安培说：“听你的，红军走了，你就是我们的首领！”

白军很快知道茅坪的红军部队撤退了，但茅坪里还有失散红军，还有人藏着三支枪。在那个白色恐怖的日子，“有枪就多了一份危险！”村里躲不住，杨云清他们就去趴壕。

趴壕是湘西西道乱年代人们生存的一种特殊方式。趴壕就是趴在深山密林的壕沟里，不露身影，过着见不着人的野人生活。

趴壕是艰苦的。杨云清三人选择对面山的鼻子岭躲着敌人的追杀。饥饿是常有的。三个人在山中又没有食物吃，只好吃野果树皮。寂寞是难免的。三个人有时偷偷看着熟悉的村庄，看着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但就是不敢冲下山去，呼唤亲人的名字。保护枪是重要的。三支枪，就是三件宝贝，落雨不能淋着它，天晴不能晒着它，下雪不能冻着它。三人抱着枪睡，有空就擦，把枪擦得亮亮的。可就是不敢使用它。哪怕看到对面的野鹿活蹦乱跳，一只只野鸡从身旁跑过，就是不敢放一枪，弄来改善伙食。“枪一响，就会招来敌人！这是纪律！”

终于有一天，余光栋走了，他的父亲饿死在床上。他借助解手的机会从壕沟里溜了，化装成从外面补锅的匠人回到家里去了。

向安培也走出了山。他忍受不了长期的日晒雨淋，忍不住毒蜂恶蛇的攻击，在一个大雨的晚上，悄悄走出去。

而杨云清走不出去。他手中的三支枪紧紧地拴住了他。而他的双腿也因为长期趴壕，加上营养过剩，又感受寒湿，两腿腿瘦得像棉花杆，几乎不能动弹了。“可枪决不能丢啊！”陈培荫政委的话再一次在他耳边回响。

夜晚，杨云清突然警觉起来：“天啊！要是他俩中间有一个叛变，三条枪就有可能被敌人夺走！”杨云清连夜行动，拖着三支枪，开始朝对面的野猪洞转移。野猪洞离他趴壕的地方有四里路。可就是这四里路，杨云清整整爬了五天五夜。白天他只能爬边用茅草遮掩自己的身子，以防被猎人或炊柴人发现。晚上他就咬紧牙关一步一步爬。他的膝盖磨破了，血流出来。他拼命再爬，再爬，他用一个红军战士的坚强毅力支撑着他的行动。他成功了。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的时候，他终于爬到了野猪洞，一个连当地猎人都不知道的隐蔽的山洞，将枪整齐地放在洞壁。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枪响，杨云清从洞逢里往外面看，大吃一惊，好险！他前几天躲藏的那个趴壕点，有许多白匪在搜山。

一天半夜里，一个人背着一个大葫芦和一代包谷粥走进了杨云清的山洞。杨云清持枪一看，询问对方的姓名。来人是他的亲家谢吉武。谢吉武是一个猎人，时常在茅坪赶山。当然知道杨云清躲藏的地点。进洞后，谢吉武说：“幸亏你转移了，不然就吃大亏了！”杨云清问：“是不是向安培他们反水了？”谢吉武说：“不是！是团防队的刘平如嗅到这里来了！”谢吉武还告诉杨云清，团防队刘平如已经知道杨云清手中有三支枪，所以要高度提防刘平如。

谢吉武走后，杨云清将三支枪藏到山洞中的草木灰中。春暖了，花开了。冬来了，雪飘了。杨云清守着三支枪苦苦度日。

一天夜里，谢吉武又深色紧张地走进岩洞，进门就说：“亲家，翻天了！今天六平如带领百十号兵冲进茅坪，将全村人集中喊话，说如果拿不到杨云清的三支枪，茅坪全村100多号群众全部枪毙，一个不留！这个六平如是个杀人眨眼的魔鬼。你要小心啊！”杨云清听了，一句话都没有说。他知道全村人的生命都在自己手中捏着。

第二天中午，茅坪村的大山坡上，白匪开始搜山。当白军首领刘平如像野兽一样围攻野猪洞时，他们傻眼了，只见杨云清趴在洞前一个岩包上，守着三支枪晒着太阳。杨云清用轻蔑的眼光扫视着敌人。白匪一时间被镇住了！红军战士就像天神一般，视死如归！

杨云清被四个敌人抬到茅坪坪。刘平如组织行刑队准备将趴壕藏枪的杨云清枪杀。当刘平如看到躺在地面上如黄土奄奄一息的杨云清，突然动了恻隐之心，对匪兵们说：“算了！算了！别浪费老子的子弹了，这个趴壕的脑壳都快病死了，走，回家喝酒去！”杨云清遭受了一阵毒打，却再一次逃过死亡的威胁。

杨云清被家人抬进寨。寨民送来了粮食。他的一个亲戚花高价从湖北鹤峰买回了四个麝香包和一些药材，专门请老中医看病。通过2年治疗，杨云清的腿慢慢开始走动了。再经几个周折，杨云清的伤被治愈了，还能参加劳动了。

“你为什么要交出三支枪？”有时忍气吞声的儿子们常问父亲杨云清这样的话。

“我是红军，护枪是我的职责，但这三只枪与全寨人的生命绑在一起，我就应该用它——换回全寨人的生命！”“啊哦！”儿子们明白了。若杨云清再死三支枪，寨子被荼毒，那么他所犯下的罪恶远比他所犯下的纪律要严重得多！杨云清交枪了，甘愿以死相抵，这正是红军战士在特殊年代在特殊时期为人民作出的一个艰难的选择！

又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1975年，杨云清因病去世。他的儿子们按照他的遗嘱，将他安葬在他当年艰难爬壕的地点——野猪洞前，还立下一块小石碑，上面写着：“红军战士杨云清之墓”。

我到茅坪村采访杨云清趴壕的故事。一个姓刘的村民又说出了民谣：“杨云清，高又高，为三支枪，趴两年壕。腿瘫了，差点连老命都丢掉……”让我对老红军杨云清敬佩不已。

家书之光

□侯启年

这是一封写于1950年10月8日的书信，只有800字。

这封74年前的信纸，虽已泛黄，但隽秀的毛笔小楷，字迹依然十分清晰。信由重庆市打铜街大同银行二野三十四师寄出，写信人是革命烈士侯德芳，收信人是湖南省大庸县西庸乡第九保竹园坡漆育湘。

漆育湘是侯德芳烈士的妻子。这封家书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我们迫不及待地向往这封信的持有人侯德芳烈士的孙女侯俊敏寻找答案。

亲爱的湘：

接到你七月廿六日的信，内情明透，使我精神十分愉快，知你及两儿身体均佳，家中时常得到优待，度过饥馑之月，这是人民政府优待革命军人家属的，理应当如此，这能谈得上谢我吗？情在夫妇，何用客套，愧无余资寄给你用，心时感不安，实因待遇太少，请原谅。

湘，近来你大有进步，写的信，语句很通顺，更无别字，较往日好多了，我很高兴，是值得向你学习的。关于两儿读书的问题，虽不要我担心，可是我对两儿教育的关怀，是未忘时刻的。目前本保未设立小学，许多儿童失学，岂不把幼年时代记忆力最强的宝贵时光浪费，是多么的可惜。我也知道你的琐碎事多，无暇教育两儿，只要在你可能范围，能抽出一点时间，教两儿读书，每天不用求多，教二三个生字。教的方法，每生字构成，先教笔顺，使写字笔画不致紊乱，后进行详细讲解，每字用意，并亲自监视。两儿在一块儿学书时，并举例说明读书识字的好处，和不读书不识字痛苦。好在两儿并不愚蠢，一定能听你教训的，每天两三个生字，保证能学会的。不过做母亲的对两儿是要多操点心的，就是将来本保设立小学，他们有机会入学读书，也有了基础，容易进步，将来长大成人，能写会算，不求别人，自己多么便利。谁人不说，你教子有方，亦是你的光荣，这一点希你做到。

伊是极贤能聪慧的人，目前专制政府已推翻，封建剥削已完蛋，新中国各方面，正在积极加紧建设。首先注重提倡文化学习，不论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同时无论做哪种工作，缺少文化是不行的，终久是被淘汰的，由此更证明文化的重要。请你对两儿文化关心教育，劳无任感谢。再者，希你今后多赐南针指教，毫无客气大胆地指出我的缺点，使我随时加以改正，是盼。天气凉了，望你保重身体，虚心照料两儿。近来我在队身体及一切均好，请勿念，再会吧。祝你健康。并向岳父母大人福体健康及阖家老幼安好，一一请代为致意。

侯德芳

1950年10月8日书于重庆大同银行

漆育湘是大庸龚邦漆王四大旺族漆家之后裔。漆育湘的祖母幼承庭训，诗书俱佳，年轻时，在养云山房承担了教育侯家儿女的任务。某个夜晚，正在上课的她，忽闻刀刀鸟啼，她口占一首“烟笼碧树月轮高，静夜挑灯课尔曹。怪鸟声声啼不住，恼人最是唤刀刀。”她祖母的胞兄，就是光绪皇帝的内阁中书侯昌铭。在京三年的侯昌铭回家仅一个月，又要回京。这位妹妹，在澧水河边送别哥哥，忽有鸪声啼，行不得也哥哥，随口占一首，劝慰哥哥：“乾坤添战垒，风雨送行舟，做客三年久，还家一月留。须眉俱半白，何事复重游？”戊戌变法失败后，解职归里的昌铭哥哥，当然要去看望胞妹。于是留下了一首《竹园坡访胞妹》：“数年回讯南竹坡，第杖蒲扉一叩关。花雾朦胧三月雨，鳞云莽莽四围山。”

漆育湘自幼受漆侯两家文化的熏陶，知书达理，针线手艺也是一流。她嫁小她三岁的表弟侯德芳，纯属父母之命，省了媒妁之言，这是一桩门当户对的幸福婚姻。婚后夫妻恩爱，先生一女，再育一

男，一个好字，构成幸福一家人。如果不是频繁的战乱，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

弃笔从戎的侯德芳，转战南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书信是夫妻沟通交流唯一的纽带。这封保存完好的家书，是侯德芳收到漆育湘的一封信。从寄信的地址判断，当时侯德芳还在重庆第二野战军第34师101团，此时女儿9岁，儿子6岁，随后，即编入第47军141师423团赴朝鲜作战。

这封家书，毛笔书写，字迹十分工整，字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家国情怀。在信中，有感激政府对军人家属的优待，也谈到没有多余的零钱寄给人家的愧疚。更重要的是，反复叮嘱：“只要在你可能范围，能抽出一点时间，教两儿读书，每天不用求多，教二三个生字。教的方法，每生字构成，先教笔顺，使写字笔画不致紊乱，后进行详细讲解，每字用意，并亲自监视。两儿在一块儿学书时，并举例说明读书识字的好处，和不读书不识字痛苦，好在两儿并不愚蠢，一定能听你教训的，每天两三个生字，保证能学会的。不过做母亲的对两儿是要多操点心的，就是将来本保设立小学，他们有机会入学读书，也有了基础，容易进步，将来长大成人，能写会算，不求别人，自己多么便利，谁人不说。你教子有方，亦是你的光荣，这一点希你做到。伊是极贤能聪慧的人，目前专制政府已推翻，封建剥削已完蛋，新中国各方面，正在积极加紧建设，首先注重提倡文化学习，不论军队机关学校工厂，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同时无论做哪种工作，缺少文化是不行的，终久是被淘汰的。由此更证明文化的重要，请你两儿文化关心教育，劳无任感谢。”

这封保存完整的家书，也是漆育湘一辈子的精神支柱，无数个日日夜夜，她手持书信，反复诵读。现住在竹园坡村八十多岁的覃老先生，是漆育湘在竹园坡村小教书的学生。他回忆，漆育湘老别读着读着，便失声痛哭，不能言语。在漆育湘的日记本里，详细记载着她一直认真教育儿女的事。家庭生活困难，她用灵巧的双手，做些针线活挣钱。

漆育湘无日不企盼战争结束。“检点家余鱼别泪，安排浊酒洗愁肠。”只有在梦里，她见到凯旋归来的丈夫，醒来知是一梦，泪水湿透了枕头。三家馆竹园坡村漆家大院是一条通往湖北的古驿道。来来往往的人儿不断，无数个黄昏，她带着两个儿女，期盼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归来。她进城走亲访友，只要见到有当兵的回来，她都会去打听，“侯德芳回来没有？”

十四年的痴情等待，到了1964年12月29日，苦苦企盼丈夫归来的漆育湘，却收到了一张抗美援朝军人牺牲证明书。这是关于丈夫最后的确切消息，除了牺牲二字，再无其他任何记录。这封家书，成了她丈夫留给她的最后的念想。她终于下定决心，要不负所托，要子女读书识字，知书达理。往后的日子，她在日记本上倾诉着对丈夫的思念。“你：27岁把兵当，淮海战役得解放，志愿抗美去援朝，而立之年把命丧。”她对自己也提了更高的要求。“我：为节为名终日劳，养老抚幼操心操，我的愿望已达到，没有什么不能了。”她终身不嫁，把儿女都培养成优秀的人民教师，儿孙满园，四代同堂。90岁高龄的她又写道：“今世任务已完成，虚延岁月过一生，四代同堂也有我，酸甜苦辣都尝尽。”2011年，与丈夫离别了整整63年的漆育湘因病去世。弥留之际，她给家人郑重交代了最后的心愿，在自己的墓碑上，必须刻上丈夫侯德芳的名字，生不能常伴，死亦愿同眠。

这封家书，价值万金，折射着美好的人性之光。

指导员张大栓的老婆惠嫂要来部队了！不知是谁早得到了消息，军营像炸开了锅，战士们帮助张指导员打扫房间卫生，忙得不亦乐乎。

战士们怎能不高兴呢，张指导员结婚几年，孩子都三岁了，还没有探过一次家，每一次探家的机会都让给了其他战士了。

惠嫂也真是贤惠，一个人照顾着年迈的公公婆婆，拉扯着小孩，又是忙地里的活，忙里忙外的一个人。多少回，老人犯病了，小孩发高烧了，她一个人摸黑深一脚浅一脚的将人送到医院……春种夏管秋收也全是惠嫂一个人……多少个风风雨雨就这么过来了，惠嫂也明显的憔悴，头上不知何时生出几丝与她年龄不相称的白发。

有人劝惠嫂让张大栓复员吧，你俩一起经营这个家，就没有那么累了。惠嫂说，大栓是国家的人，国家比小家更需要他，俺咋能说得出口呢？！

惠嫂默默地付出没有白费，张大栓经过努力，一步步成长进步，从战士到优秀士兵，从优秀士兵到提干，再到中队指导员。其实，惠嫂相中的是大栓人实诚，她又打小喜欢军人，即使大栓家穷、双亲年迈多病也无所谓了。

有人问惠嫂，大栓在部队干啥工作的？惠嫂笑笑，听他说过就是救人的吧。有时候有一排子草绿色的战车鸣着笛从村头公路上轰隆隆开过，或是看到电视上播放着身着迷彩的军人们抗震抗洪抢险救人的镜头时，惠嫂想，俺大栓就是干这个事的吧。

这样想的时候多了，惠嫂就想去看，再说孩子都三四岁了，都是在电话上“爸爸”的叫，还没见过一次面呢。

惠嫂安顿好老人，两老人也很支持，催促说，你带着孩子去部队瞧瞧吧，那样俺们就一百个放心了。

乘了一天一夜的火车，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山，跨越了一条又一条河流，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或长或短幽暗的隧道，惠嫂俩终于到了大栓当兵的地方了。一下车，惠嫂就给大栓打电话，大栓说，你们打的去队上吧，就挂断了。惠嫂听话筒里声音很嘈杂，许多像运兵车的呼啸声，还有喊叫声。

到了队上，哨兵说，张指导员带队执行一个紧急任务去了，驻地几十里外山洪爆发了。接着把惠嫂俩儿让到了打扫好的房间里。墙上挂着放大的俩人的结婚照，儿子说，妈妈，那个人是谁啊？你是你爸爸啊。那上面咋没我呢？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娘俩就这样说着说着，旅途的劳顿一阵阵袭来，都睡着了。

恍惚中，惠嫂依稀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影子，走近了，走近了，轮廓越来越清晰，笑盈盈的，那不正是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吗！大栓！她叫出声来。自己也就醒了。她回味着梦里的一幕，真的不想就那么梦中，真想一直做下去，和大栓多在一起一会儿。她回味着梦中情形，大栓灰头灰脸的，身上都沾满了泥巴，像是刚从烈火硝烟的战场上下来。她睡意全没了，大栓现在在哪里干什么呢？

就这样捱到了天黑，草草吃了点战士送来的饭菜，感觉心里怪怪的。给大栓打几次电话也没有打通。

晚上，中队长把大栓俩娘接上车，在陌生城市穿越一个街巷，又转过一道道弯，终于在一个地方停下了。惠嫂抱着孩子跟在中队长后面，谁也没有说话，惠嫂心里砰砰地直跳。这是一家医院，洁白的墙壁，空气中弥漫着药味。

在一间病房里，大栓头缠着纱布，胳膊吊着绷带，头上吊瓶滴答答。见她来了，大栓想直起身，却哎吆一声躺下了。中队长告诉她，在那次抗洪救灾的战斗中，官兵们正在滴水转移群众，山脚峭壁处一个猛浪卷着一块大石头突然打来，当时一位老大爷没有觉察到，张指导员迅猛冲上前把他拉上来，自己却被砸中了。还好，抢救的及时，命保住了，只是一条胳膊断断了。说着，中队长抹着眼泪出去了。房间里只剩他们一家三口了。静得连吊瓶的滴答声似乎都分明听得清楚。

张大栓笑笑，说，好几年不见了，想不到会是在这样的地方见你娘俩。这样也好，出院我就转业了，以后有空陪你们了。

他慈爱地看着有点局促的孩子，俺爷俩还是头回见呢，都这么高了。

惠嫂赶忙说，孩啊，叫爸爸啊。他不是我爸爸，我爸爸他在电话里。

惠嫂无言地把手机递到大栓手上，抱着儿子走出病房。走到街上，找到一处公用电话亭，拨号，把听筒放在儿子耳朵边上，听，爸爸在里边呢。

孩子脆脆地冲话筒喊了声“爸爸！”这边，惠嫂泪流满面。电话那端，大栓满面泪流……

依靠

□宋聚新

夜深人静，我靠在椅子上看书，突然想起了当兵的你。

哦，七夕又到了，工作性质决定了你不能常常陪我，我们却只能通过鸿雁传书，在此记下我对你的思念。

亲爱的，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是在巡逻执勤还是应急救援？一定要注意安全，等你平安回来。

七夕节……情人节，看似那么熟悉，由于你的特殊，对我而言是那么陌生的节日，聚少离多，漫长等待；对于一直奋战在“国防”和为民一线的你来说，能陪我度过一个“七夕”，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作为军人的家属，我肯定会有那政治觉悟的，我会做你坚强的后盾，记住：欠我一个婚礼，我等你。

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依然能感受到你无微不至的关心，我会加倍珍惜加倍爱护我们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不管我们这条路有多少坎坷，多少痛苦，我要告诉你，我会永远支持你，爱你！

曾经，在人群中寻寻觅觅，只为找到一个你！曾经，在心底里描绘千回，只为塑画一个你！许多人说你是傻子，世上360行，你却偏偏做了最苦最累的人民子弟兵；许多人说我是傻子，周围的男生那么多，我却偏偏痴心塌地地跟了你，没有怨没有悔。

其实，那些说我们傻的人，他们怎么知道你的祈望与抱负，怎么知道你发自内心的“没有国哪来的家，没有每一个人的辛劳付出，哪来的天下安宁与太平！”他们又怎么知道，我对你的爱恋，是平凡岁月里我忠贞的守护与信仰。

近些天来，我天天都留意看中印边界情况的新闻，留意看长江抗洪抢险的报道，常常为那些可亲可敬的官兵们泪流满面，为你干这份工作而骄傲和自豪，也为你的安全担心，常在心底默默祝你平安！

不管你身在何处，可是当我选择军人的爱时，孤独却成了我的依靠！牵挂却成了我的温暖！好想给你一个拥抱，让你温暖！好想给你你一个肩膀，让你依靠！

在这七夕节到来之际，亲爱的，我好想靠着你的肩膀，听一曲《依靠》：我让你依靠让你靠……

惠嫂探营（小小说）

□宋聚新 洪洪学